

## 周作人与冰心：早期冰心女士与我祖父的交往

周，吉宜  
中国现代文学馆：元副馆长

<https://hdl.handle.net/2324/1913918>

---

出版情報：「『春水』手稿と日中の文学交流：周作人、冰心、濱一衛」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2，  
pp.2-14，2018-02-06. 九州大学QR プログラム「人社系アジア研究活性化重点支援」「新資料発見に伴う  
東アジア文化研究の多角的展開、および国際研究拠点の構築」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 周作人与冰心 ——早期冰心女士与我祖父的交往

中国现代文学馆 前·副馆长 周吉宜

**内容提要：**冰心女士手稿《春水》在九州大学图书馆被发现，引起人们对冰心女士与周作人先生关系的关注。本文力图通过对周作人先生日记以及冰心、郑振铎、鲁迅、孙伏园、陶亢德、吴文藻、滨一卫等诸女士、先生致周作人先生信件的汇集、整理和解读，呈现上世纪二三十年周作人先生与冰心女士及《春水》的关系。文章分三个时期进行叙述：冰心女士到达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之前（1922-1923）、留学期间（1923-1926）和留学之后（1926-1939）。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历史源远流长，《春水》手稿再一次勾连起两国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来，值得称道。

本文所引史料，除影印版《周作人日记》外，均出自原件，其中部分内容为首次面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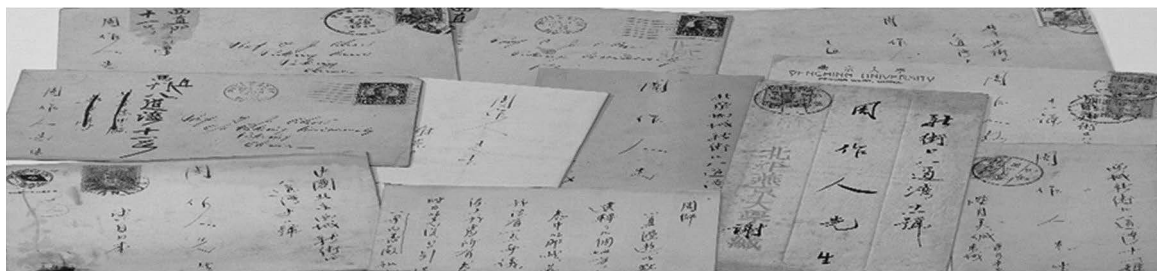
**关键词：**周作人 冰心 《春水》 日记 书信

### 前言

2017年，日本九州大学教授中里见敬先生以2016年11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的《周作人1939年日记》为线索，在校图书馆的“滨文库”中发现了中国著名作家谢婉莹（冰心）女士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诗稿——《春水》手稿，引起了中日两国有有关方面的关注。

九州大学图书馆的“滨文库”是为收藏该校教授滨一卫先生生前收集的文献资料而建立的。滨一卫先生早年曾来中国学习和研究，与周作人先生有交往，于1939年收到周作人先生赠送的冰心女士《春水》手稿，后一直珍藏在自己家中。

《春水》手稿的发现引起人们对“滨一卫与周作人的关系”、“冰心与周作人的关系”、“《春水》与周作人的关系”的关注。关于这些问题，以往较少见相关的史料。笔者近些年一直参与整理周作人先生遗留的历史资料，据笔者所知，周作人先生的日记中有有关记载，其



（附图一）冰心信函

收藏的书信里也有滨一卫先生、冰心女士以及其他有关人士的来信，均可作为研究上述问题的史料依据。

周作人先生自 1917 年到北大任教，不久即定居北京，其收到的所有信件均收存于自己家中。1966 年 8 月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在“破四旧”和“抄家”劫难中，这些信件和周作人先生的其他财产一起，遭到“红卫兵”的破坏、抢掠和“收藏”，全部遗失，下落不明。10 年后，“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在中国被否定，经周作人先生后人的长期找寻和追索，极少部分遗失物于 1988 年得到了归还，其中包括周作人先生的藏信。笔者和家人在整理这些信件时发现，得到归还的仅为周作人先生藏信的一部分，缺失很多，极少数信件的信纸已从信封中抽出装入贴有标签的纸袋，“有封无信”和“有信无封”以及散乱、残破、污损、霉变、虫蚀的信件很多。其中冰心来信的状况尚好，参见附图一。

由于目前整理工作尚未完成，还有不少信件未经检读，故本文仅围绕周作人先生与冰心女士及《春水》关系问题，对目前已知的日记和信件进行汇集和梳理，希望对学术研究有所助益。

本文引用的周作人先生日记，除 1931、1939 两年依据原件以外，均依据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影印版《周作人日记》，引用的书信均依据周作人先生藏信原件。

为了行文方便和节省篇幅，正文中不使用尊称，引用影印版《周作人日记》和周作人先生藏信时不再加以说明和注明出处。

## 正文

### 一、冰心入学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以前（1922-1923）

周作人日记中“冰心”二字最早见于 1922 年 5 月的记录。

1922 年 5 月 25 日：“……下午为《北京周报》译冰心小说未了……”。

1922 年 5 月 26 日周作人日记：“……上午译小说了，寄丸山<sup>1</sup>函及件。<sup>2</sup>”

1922 年春天，日本报纸上有记者写文对冰心的小说《爱的实现》发表不当见解，周作人得知后，认为对方不懂中国的语言文字，于是将《爱的实现》翻译成日文，寄给在华日本《北京周报》发表以正视听。上述日记记载的即是此事。

不久，周作人又专门撰文《关于〈爱的实现〉的翻译》，发表在 8 月 28 日《晨报副镌》上，明确指出那位日本记者“把《爱的实现》看作自由恋爱的礼赞，特别加以讥笑”<sup>i</sup>，“是他自己不懂中国语的缘故”<sup>ii</sup>。显然，周作人在以自己在中日文坛的声望保护初出茅庐的冰心。

其实，对冰心的议论不仅来自国外。如 1921 年 9 月 3 日郑振铎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冰

---

<sup>1</sup> 丸山：《北京周报》日本记者丸山幸一郎，又名丸山昏迷，周作人的友人。

<sup>2</sup> 件：周作人在日记中对文稿的简称，此处指周作人所译《爱的实现》日文译稿。

心太纤巧，太造作，在《晨报》上的浪漫谈，更显出雕斲的斧痕，远不如她初作的动人。日人某君，在《读卖新闻》上，有一篇批评中国创作的文字，骂得狠利害，尽力讥笑中国现在的创作是平凡的，做作的，不是写实的，能动人的。可见这种观察是人人所同了。”参见附图二。当时郑振铎身在上海，笔者估计他写此信时还没有看到五天前北京《晨报副镌》上周作人的《关于〈爱的实现〉的翻译》。9月13日鲁迅致周作人书信中也以“如此断断，殊可笑，与女人因被调戏而上吊正无异，诚哉如柏拉图所言，「不完全则宁无」也。”议及冰心（参见附图三），虽然是因为另一件事。显然，在当时的文艺界，冰心并非一棵在各地均备受呵护的幼苗，周作人选择在中文报刊上发表此文，含义也许更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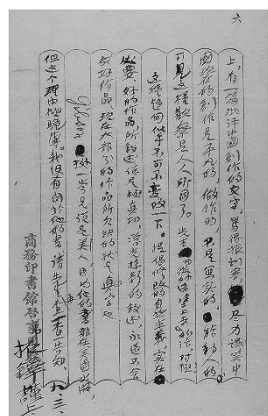
1923年6月7日周作人日记里再次出现“冰心”：“上午往燕大讲演，闻冰心病，呕血”。当时冰心在燕京大学读书，两个月后留学去了美国，出发前“呕血”的原因一直没有查明。

从现存资料看，周作人从1898年（13岁）起记日记，在记法上有过几次变化。如在1902年4月11日（壬寅三月四日）启用一册新日记本时，周作人就在首页写道：“日记不厌详尽，有得即书，庶备观睐”，“每日附杂记，一切悉载之，不嫌琐俚”，随后即按此实行。在约1903年9月（癸卯年年中），又改以“纪事体”记日记，不主张每日记，但“不得涉于琐碎及简略”。后来又有简记、每日记的记法，至1918年进京任北大教授以后，每日简记、甚至惜字如金成为常例，很多寻常被认为十分重要的事情也不记入日记。笔者认为，正因如此，后来能够进入他的日记的一句一字，都值得关注。由此也可以认为，周作人1923年6月7日以“闻冰心病，呕血”六字记入日记，足以表明其对冰心的格外关心和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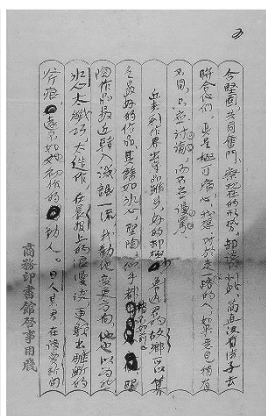
1923年7月4日周作人日记中记有“得冰心函”，但笔者在信件整理中没有见到此信，周作人日记中也未见有复信的记载。

7月底，冰心去周作人家辞行并和周家孩子们合影留念，然后回上海家中准备留学行囊。1923年7月31日周作人日记：“……下午谢女士来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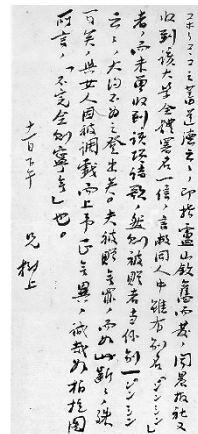
1923年8月5日，冰心回到了上海的家里，8月15日给周作人写信报告别后的情况：五



(附图二) 郑振铎信函



(附图三) 鲁迅信函



号顺利到家，一切都是“很平安的，只是困顿一些”，到家后“闭门不出，一切的欢送会都没有去赴，除了燕大同学的饯别会以外。”今天我们凭借现代医学常识可以从这封信和上文周作人日记中看出，冰心已患肺结核病，但当时的人们包括冰心自己都并不知道。

随信冰心还寄去了二张北京辞行时与周家孩子们合影的照片，冰心在信里说：“相片照得总算不错，师弟妹的笑容，非常可爱，谨赠一份，以为去国的纪念”。最后告诉周作人，自己8月17日启程，希望今后能经常收到周作人的来信：“后天就放洋了，我极关心中国文学界和燕大消息，闲时万望不吝教诲。再见！ 学生谢婉莹 十五晨”。

1923年8月17日，冰心启程乘船离开上海，经日本去美国。

8月18日周作人收到了冰心15日信并记入日记：“……得……谢女士函又小孩照片二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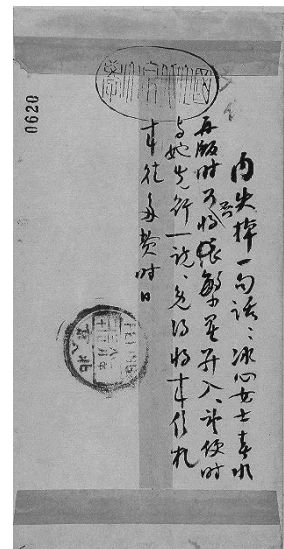
笔者曾见到一封孙伏园<sup>3</sup>1923年8月3日致周作人的信，信封背面写有：“内失掉一句话：冰心女士《春水》再版时可否将《繁星》并入，望便时与她先行一说，免得将来信札来往多费时日。”参见附图四。

查1923年8月10日周作人日记里记有：“寄冰心函”，这是有记载的周作人致冰心的第一封信，从下文可知，周作人在其中转达了孙伏园关于合并《繁星》与《春水》的意见。但此信大约临近17日开船时才送到冰心手里，行色匆匆中冰心来不及拆看，开船后才得以从容展读。

冰心8月19日在船上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开头写道：“在船上奉读手示是如何的喜悦”——此“手示”即周作人10日信。

信里冰心讲述了自己出海后高兴的心情：“三天的航海增加我无限愉快，风浪平静，终日与海相对……现在已是船慢慢驶入花和光的国的日本，先生久知其美，我不多说，我这支笔形容不出来。”然后谈了对于再版《春水》的想法：“《繁星》并入《春水》，我自己无问题，但不知文学研究会能否应许，但《晨报》上的杂诗（？）<sup>4</sup>我想若和他们要，或能成功，总之我是无意见的”。

冰心在信里还写道：“《春水》代理人，拟托刘放园先生，先生认得他么？”刘放园是冰心母亲的表侄，1919年任《晨报》编辑，冰心的第一个文学作品《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就是在刘放园任《晨报》编辑时发表于《晨报副刊》上的。这层关系大概也是冰心信中说要回《晨报》发表的杂诗“或能成功”的缘由吧。据笔者所知，周作人在日记中没有提到过刘放



(附图四) 孙伏园信函

<sup>3</sup> 孙伏园：1921-1924任《晨报》副刊编辑。

<sup>4</sup> （？）：括号和问号均为信中原有。

园，信件中也未见有其来信，不能确定周作人是否“认得”刘放园。

冰心这封信的信纸和信封上都印有美国东方航线和轮船的彩色图文标记，信纸边缘还印着彩色的北京天坛祈年殿、石狮、身着满清马褂的人物。从邮戳可知，这封信8月20日从日本神户发出，当月24日到达北京。

1923年8月24日周作人日记有：“得冰心神户函”。

## 二、冰心在美国求学期间（1923-1926）

冰心到美国后，如愿进入了威尔斯利女子学院读英国文学硕士课程，但是不久查出患有结核病，被要求休学和隔离治疗。

在离开学校到山区隔离治病的前二天，即1923年12月13日，冰心收到了一封周作人来信，但此信周作人日记未记录。次日冰心写了回信：“周师：昨日得来谕，不胜欣感。京中各大学，雨打风吹，只有燕大比较的有生意了。《周刊》看了两期，很好，总可见出同学们的努力。国内文学界之沉寂，不自今年始，我希望这沉寂是为将来绝叫之准备，否则就太可悲哀了！——‘沉默的自由’有绝对的必要。我以为作家原是当取‘天马行空’的态度的。是不是？”

关于自己，冰心写道：“明天就须离此冒雪入山了。为着养病，大约要休息半年，这是怎样突然而不幸的事！”冰心是积极乐观的，她激励自己，也安慰别人，她要把自己“突然而不幸的事”报告给老师，又不愿对方为自己担心，冰心继续写道：“然而以看书，深思，和娱乐自然为日课，却是从来未有过的。我静中往往能写作，户外幕天席地的生活，更能辅助我——我想造物者对于我的遭遇，都是经过深深的思索的！我只是一张白纸，他轻描淡写的替我逐渐添上酸楚和快乐的叶片和花瓣，我希望到他完工的时节，是一幅很凄美的图画。”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给自己的老师写信，字里行间难免流露出无奈和伤感。

冰心没有就此结束这封信，又报告1923年周作人和鲁迅新出版的文集已经寄来，以及自己曾经的课程计划：“《自己的园地》和《呐喊》曾由《晨报》社寄来，海外得此，加倍喜欢。曾想译《阿Q正传》作我的文课之一，因病中止，很可惜的。”后面还谈到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等人。

身处困境时的忧愁与寂寞是难以掩饰的，冰心在信的结尾写道：“今日下雪，湖上雪景极好，我明天走了，信是慰冰纯洁的饯筵，且予我以她被雪的真像，但忽忆起北京的雪，‘城墙杨柳’，很惆怅的。请师母夫人安。学生谢婉莹 十二月十四日”，最后是山中隔离养病时的收信地址。信中提到的“慰冰”是冰心赋予威尔斯利学院里一个湖的中文译名，英文原名为Lake Waban；“师母夫人”即周信子<sup>5</sup>，后来经常在冰心的问候里出现。

---

<sup>5</sup> 周信子：周作人之妻，原日籍，婚前名羽太信子，婚后入籍中国，改名周信子。

1924年1月21日周作人收到此信并记入日记：“……得凌、谢二女士函……”。

当时中、美间平信1个月可寄到，这封信却到得有些迟。从信封和邮戳可知，此信1月13日即到达燕京大学，大概是因为放寒假，在燕大搁置了几天才又转寄至周作人家的。

周作人很快写了回信，但未记在日记里。

1个月后，冰心于1924年2月23日致信周作人信，信里说收到了周作人的回信：“周师：来谕拜读，敬悉……”。

在这封信里冰心又提到了《春水》的编辑问题：“《春水》再版时，将杂诗加入一节，我自无异议。借此间亦无全稿。如能由新潮社辑成寄下最妙……”。关于自己的病和心情，冰心写道：“迩来日有起色，青山雪景佳绝。”关于日常起居和学习，冰心报告说，有时写些文字，有时看看书，可是中国书只能看“诗词经典”，外国书也只限于“短诗和小说”，因为医生不允许看“太使思想集中的书籍”。

冰心在信中告诉周作人，自己很关心国内文艺界情况，希望看到新出版的杂志，“如能赐寄一二尤感”。信中还谈到在美“燕大同学会”的情况、司徒雷登校长的情况、给《燕大周刊》投稿的愿望等，在信的末尾仍不免乐观中一诉苦境：“朔风大竞，手冻不能握管，享受自然之中，只是写字未免苦些。”

信封上北京邮戳日期为1924年3月27日，周作人同日收到这封信并记入日记：“……得……谢女士函……”。

笔者在整理信件时还曾看到一页提到冰心和《春水》的零散信纸，系孙伏园来信的末页，前面信纸及信封已不知所踪，参见附图五。

信末孙伏园补写道：“冰心女士《春水》拟再版、乞便中去函一问下半部稿何时可以寄来、费神。”

此信落款日期为3月18日，关于年份，根据信纸、孙伏园的工作经历以及冰心的情况，笔者认为可推定为1924年。

由此信及前文可知，冰心在美留学期间，虽然“《春水》代理人，拟托刘放园先生”，但周作人却在国内为冰心联系出版商，打理出版事宜。

冰心自1923年冬因肺结核病休学，独自在美国的山区里接受隔离治疗，一个年轻女学生，其艰辛、孤独、寂寞以及创作和整理稿件的力不从心，是可以想见的。而周作人此时充当冰心与国内出版商之间的桥梁，帮助处理出版事务，对冰心来说其意义大概不仅限于得到了出版的便利。



(附图五) 孙伏园信函

从后来冰心的来信还可以看到，周作人一直在与她通信，为她策划出版、收集稿件、邮寄书刊，给她以精神支持。应该说，在冰心远离祖国、家人，自己又身患重病的困难时刻，在事业和精神两方面都得到了周作人切实的关怀与帮助。

1924年8月23日周作人日记记有：“……下午寄冰心函……”。

1924年9月9日冰心收到了若干周作人寄来的抄稿——那是为了再版《春水》周作人替冰心收集的诗稿。当天冰心给周作人写了回信：“周师：一夏漫游，以致寄来的抄稿，也随着递转了几个地方，今天才收到……”。

对于将再版的《春水》，冰心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在这封信中冰心对周作人的编辑意见以及寄来的诗稿发表了不同看法。大概也是基于对老师的了解和信任，冰心写得很直率：“卷中的那些，若是经过先生的选择，我没有一点异议。若有遗漏，我就愿添上我处所有、卷中所没有的”，“《一朵白蔷薇》和《冰神》，是用散文的格式写的。这类的小文字还多，如《石像》《山中杂感》等等，都在《晨报》上登过，抄时太长，我想这类东西，附在《春水》后，未免喧宾夺主——《问答词》等都长得很——不如等以后有别的机会再说，先生以为如何？”

信的最后，冰心对数万里之外老师的辛苦付出表示了谢意：“一切费神，十分感谢”，对其家人表示了问候：“谨问师母及合第安吉 学生谢婉莹上 九、九、一九二四”。此信未见信封，周作人日记里也未见记载。

经过半年多的治疗休养，冰心的健康得到了恢复，9月末回到学校继续上学。

1924年9月23日冰心写信给周作人：“周师：来书谨收入……”。从时间看，此“书”应是前文提到的8月23日周作人致冰心函。

冰心在这封信里告诉周作人，“诗稿……已又寄回，当已入览”，然后谈起弟弟冰仲曾来信提到“《通讯》出版事”，表示“我无有什么不可，只是错字很多，每信又多是匆匆写成，抄好后最好也能赐寄”。从后文可知，《通讯》即《儿童通讯》，冰心希望周作人寄来抄稿，然后自己整理和修改，说不定还要加上一些上海方言：“或者要添上海言”，对因此耽误出版日期，表示“甚以为歉！”信中冰心回覆了老师的关切，报告自己近况“甚佳”，“承问谨谢”。

信的后面又谈自己的感怀，说对威尔斯利学院的文学系“我尤为满意”，加以学校风景优美，“一切环境均使我快乐，苟非有时起乡愁，似乎一时不想归去”。又谈亟想一读周作人主持的期刊《骆驼》，想向《燕大周刊》投稿、翻译关于文学的论文等，感叹自己虽然极想努力，但因“忙病相妨”和“功夫不足”难以实现。

信里冰心还向周作人谈起对中国国内情况的看法，说“中国文学界，思想界一切现状可以从报纸上见到一斑，不过这于我很漠然，我素来是不关心这些事的，似乎这些‘界’中人也没有关心的价值！”又谈到遭受军阀战争之乱的国家 and 同胞，“真使我悬挂，北京之安危，我尤在念。希望大家都未曾受什么惊恐。问师母大人安！ 学生谢婉莹 九月廿三日”。

这封信是冰心托人带回中国，10月21日从北京发出的，信封上写有“瑩自美緘，发自本



京东城”字样。此信和较早冰心邮寄的诗稿，周作人收到后在日记上均有记载。

1924年10月9日周作人日记：“……得谢女士函、件<sup>6</sup>……”。

1924年10月22日：“……得谢女士函”。

从周作人1924年11月日记可知，《语丝》的刊名及出版日期均由周作人与友人议定，创刊号一出版，周作人即给冰心寄去二册。

1924年11月2日周作人日记：“下午……议刊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

1924年11月23日：“……寄冰心函，语丝二份”。

1924年11月26日：“……寄冰心函”。

1925年1月16日冰心写信告诉周作人收到了信和《语丝》，并表示感谢。信中写道：“周师：假后回校，捧读来谕。《语丝》亦已收入，甚感。”

也许周作人在信中把创刊《语丝》谦称为“鼓噪”，冰心在回信中对国内出版界的“沉寂”也表示了不满，然后写道：“鼓噪一番，当然有益”。关于自己的创作，冰心写道：“承索文字，如有写作，自当寄奉，不过上课后忙得很，想在去国时代尽量吸收，又因做于去年之病，总不敢多作课外事务，《儿童通讯》也搁置了半年，想起觉得惭愧！”还告诉周作人，自己的健康“近况尚佳”，生活和学习的环境“清美得很”，但“功课上却有望洋之叹，……”。冰心还报告说，现在自己与在美国的燕京大学校友“常见面”，接着一连串的发问：“北京如何？燕校如何？均以为念”。最后照例以“师母大人前统此叩安！学生谢婉莹 一月十六日”结束信件。冰心逐渐恢复了健康，精神上也显得充满了活力。

此信信封上威尔斯利邮戳为1925年1月17日，北京邮戳为2月18日，周作人日记里无记载。

冰心在美留学时期也为老师周作人帮过忙，是为周作人在美国代购希腊文的《伊索寓言》，此事见于前述1月16日冰心致周作人信：“希腊文《伊索寓言》，书店回信说很难找，我仍请他们尽力。”后来结果如何，暂无据可查。

### 三、冰心留学回国后（1926-1939）

冰心于1926年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随即回国，也许是因为太忙，没有去看周作人，直到11月17日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表示歉意：“周先生：归后未曾拜见，抱歉得很”，然后邀请周作人共进晚餐。冰心甚至特别预备了过夜休息的房间：若散席太晚，可免周作人夜路回家的不便。信里写道：“拟于十一月廿九（拜一）晚七时半，请先生晚餐……并己为先生预备住处……”，信中还告知，同席还邀请了梁启超等，希望周作人“赏光”。也许是因为约期尚

---

<sup>6</sup> 件：周作人在日记中对文稿的简称，此处指冰心寄回的诗稿。

远，信中并没有写晚餐的地点，只是说如果周作人能赴约，地点再告知。

这封信没有邮票和地址，应该是专人递送或托人转交的，信和晚餐都没有在周作人日记里留下记录。

冰心和吴文藻的婚礼于1929年在燕京大学举行，周作人赠送了礼品并记入日记。

1929年6月12日：“上午往燕大……送谢女士结婚礼二品，下午三时半回家……”。

从后文冰心的来信可知：婚后冰心的母亲在上海因病危住院，冰心去陪住看护，在此期间周作人为冰心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安排了职位，随后写信告诉了冰心（此信冰心来信提及，但未见记载于周作人日记），9月各校均要开学，冰心在上海的医院里守护重病的母亲无法脱身，以前燕大的工作面临着放弃，冰心不想再失去女子文理学院的机会。

9月10日冰心致信周作人：“周先生：来示敬悉。承嘱在北平女大<sup>7</sup>国文系帮忙，自当遵命”，但“家慈托病，颇甚危急，现由莹陪住上海宝隆医院，北上暂时无期”。冰心担心学校开学时自己不能到校，希望有变通办法，信中问周作人如果到达北平“至早或在九月底”，那么女大的工作“能不耽搁否？——燕大方面亦恐不能应对矣”。又问了女大校址、待遇问题，信函结尾为：“甚感。敬请 道安。师母大人前问好。学生谢婉莹拜启 九月十日晨宝隆医院”。

周作人9月13日接到此信，第二天便以“快信”发出了回信，信中为冰心作了安排。

周作人日记1929年9月13日：“受信：……冰心……”。

1929年9月14日：“发信：……冰心……”。

对冰心到北平去教书，丈夫吴文藻有不同的意见。1929年9月21日吴文藻自北平发出一封致周作人信，里面先写：“刻接婉莹自沪来函，嘱将伊致周先生一信代转，兹特专函奉上。”然后说明自己的意见：冰心患有贫血病，应该“真正静养半年或一年……”。最后说：“素稔先生体贴学生，十分周到，用敢冒昧直陈个中真情，深望先生再予婉莹以考虑之机会，则万幸矣。”但是同封附来的冰心信却对周作人的安排十分满意：“周师：得快信，敬悉，课程承定为习作三小时，极好……”，还表示去女大教课的作息安排更利于休息，打算放弃燕大的教职。关于自己的身体，冰心在信里说：“在沪医生说，我似有贫血病，教读不能过三数钟点……”。然后冰心在信里报告了母亲的病“似见好转”，自己与母亲一起在医院过了中秋节：“今天是旧历中秋，我陪她在院过节，我们已有六年功夫不在一块过中秋了，床上放个炕几，自己热一菜，自己洗盥，怡然对酌，觉得怪有意思的。”落款为：“谢婉莹拜启 中秋节”。查1929年中秋节是9月17日。

过了大约1个月，周作人1929年10月15日日记里记有：“午至南大地吴文藻君处，冰心招午餐”。

---

<sup>7</sup> 女大：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的简称。

1929年11月14日的日记记有：“午冰心邀去便饭，地山<sup>8</sup>亦来，下午四时后回家。”

——冰心终于还是来北平女大任教了。

实际上，吴文藻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冰心体弱多病，在女大仍难以完成教学工作。

1930年7月7日周作人给冰心发了一封信，在当天日记里记下：“发信：冰心”。

1930年7月14日冰心给周作人回信：“周师：卧病月余，近始稍愈。女大学生试卷，尚未收齐，能为代催否？”“回顾去年成绩，惭感交蒙，近来病躯益见不支，秋季恐不任驱遣也。”冰心也深知在大学任教的机会宝贵，对今后的教职仍十分向往：“承嘱明秋仍服务女大”，“万一明年……顽躯增健，政局无变，先生仍需要人帮忙者，当再效劳……。”信末冰心写道：“文藻奔父丧回籍尚未有信来。师母前代候。 谢婉莹七月十四日”。

此信周作人于1930年7月14日当日收到并记入日记：“受信：冰心”。

1930年年初冰心的母亲去世了，然后自己体弱卧病不起，学校工作还得请周作人代劳，到年中丈夫的父亲又去世，下半年的教学工作眼见自己也难以承担，这一年对冰心来说又是困难的一年。

在周作人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以下涉及冰心的记录，但笔者没有看到相应的信件或其他资料：

1931年9月9日：“发信：冰心，受信：冰心……”<sup>iii</sup>；

1931年9月16日：“……受信：冰心……”<sup>iv</sup>；

1933年12月6日：“……午餐约冰心夫妇、振铎<sup>9</sup>及张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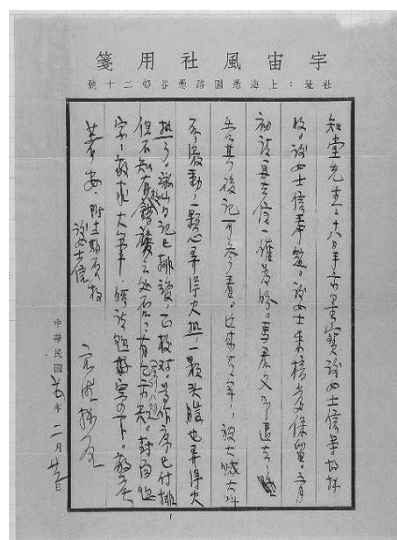
1933年12月30日：“……下午三时往访冰心夫妇……”；

1934年1月6日：“……下午……至二院参加国文学会，冰心、振铎二君谈话。六时至东兴楼宴会，来者谢、吴、郑、马、陈、杨、梁、朱、徐、刘、马等十二人，九时返”。

有一封陶亢德<sup>10</sup>的来信提到冰心，落款日期为1936年2月22日，参见附图六。

陶亢德在信中写道：“知堂先生：十八日手示墨宝、谢女士信等均拜收。谢女士信奉赵。谢女士来稿当保留。三月初请再去信一催为盼……”。末尾又补注：“附十二期原稿 谢女士信”。

信封里还附有一封落款为“谢婉莹 二月十七夜”的



(附图六) 陶亢德信函

<sup>8</sup> 地山：许地山，燕京大学教授，周作人的助手。

<sup>9</sup> 振铎：郑振铎，燕京大学教授。

<sup>10</sup> 陶亢德：《宇宙风》文艺期刊的合伙人和编辑。

致周作人信。冰心在信里是这样说的：“豈明师：手示拜读，《宇宙风》写稿事，谨奉命”，又说，但是现在正忙于招待家里住的外国友人，等三月初客人离去后可“当即写寄”。冰心在信里还说：“已有多年写作不抄稿了，能保存原稿倒是好办法”。

从两信的日期和内容可知，是周作人先写信给冰心，得冰心回信后，周作人又致信陶亢德，并把刚收到的冰心回信一并寄给他看，陶亢德阅毕又随回信将冰心信寄还周作人，同时寄还的还有已刊发的周作人原稿。

显然，周作人在致冰心和陶亢德的信中除了谈给《宇宙风》投稿以外，都提出了保留冰心原稿的问题，在给冰心的信里说明了自己的设想，使冰心投出去的手稿可以存留，对陶亢德是提出要求：冰心的来稿在刊发后要予以保留，不可丢弃。陶亢德则在回信中以“完璧归赵”比喻归还冰心信，同时允诺保留冰心手稿，表明了对周作人意愿的尊重。

通常，报刊会将不采用的来稿退还给作者，但一经选用刊发，来稿就不再退回，也不保留，刊发后仍然保留原稿系属特殊待遇。笔者认为，周作人向陶亢德提出保留冰心的原稿，是器重冰心和爱护刊物的体现，对于冰心、刊物以至文学界都是有益的。至于当时冰心作何想法我们不得而知，只见她在信的末尾活泼地写道：“近来很懒，又萧飒，自己的努力，还须前辈来催，真是太羞愧了。敬覆。并请 双安 谢婉莹拜 二月十七夜”

1936年的冰心，显然已经摆脱了以前的困境，生活进入了正轨，观其致周作人书信，也更兼具“亦师亦友”的率真和随意。

1936年4月30日，冰心收到陶亢德的来信，当天写信报告周作人：“周师：今天也得陶先生来信，嘱写《宇宙风》“北平特刊”的文章。这题目很好，已回信答应了，特报告一声”。又很关心地发出邀请：“城外您似乎应当常来走走，朋友虽然不多，学生总还有。什么时候来，请打电话说一声，我们这里可以歇歇力，粗茶便饭倒还方便，郊外春意到底浓多了”。

周作人1936年的日记已经在社会动乱中遗失，收发信件的情况暂无从查考。

1939年周作人整理书斋时找出冰心1921年时的《春水》手稿，装订成册后寄赠给曾来华求学的日本学者滨一卫。此事周作人记入了日记。

1939年10月5日周作人日记：“……下午又整理旧报。得春水原稿，拟订以赠滨君。”<sup>v</sup>

1939年10月8日：“发信：滨件<sup>11</sup>……”<sup>vi</sup>。

周作人的藏信中有滨一卫的信函，其中1939年11月2日的来信提到了《春水》手稿，滨一卫在信中写道：“这次收到所赠的冰心女士《春水》手稿，非常感谢。……将如此贵重的礼物赠送给我，不知如何感谢才好。我书房里又多了一册珍本，甚喜……”<sup>12</sup>

从中里见敬的文中知道，这册手稿的首页，有周作人的亲笔题记：“此冰心女士的诗集《春

<sup>11</sup> 件：周作人在日记中对文稿的简称，此处指冰心的《春水》手稿。

<sup>12</sup> 滨一卫来信为日文，中文翻译：顾伟良。

水》原稿，今秋整理书斋于故纸堆中觅得，转眼已十八年矣。特为装订寄赠 滨一卫君 知堂记 中华民国廿八年十月七日在北平” vii。

#### 四、结语

1936年4月30日冰心的来信是目前已知的最后一封。

由于1928、1936、1937、1944、1946、1947、1948年的周作人日记均已不存，故本文没有参考这些年的日记。

现存1939年以后周作人的日记里再未见有涉及冰心的记录。

根据现存史料可知，历史上周作人对冰心的成长倾注了很多关注和呵护，提供了很多帮助和支持，周作人与冰心及《春水》关系密切，周作人当年对冰心的器重和所寄予的厚望是可以想见的。

在笔者看来，冰心是不是周作人的“学生”、“弟子”并不重要，他（她）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重要。“周作人研究”和“冰心研究”都是值得深入开展的题目。

从现存的日记、书信等历史资料还可知，得到过周作人帮助的不止一个冰心，也不限于废名、江绍原、俞平伯、沈启无。笔者看到过很多不同时期青年学子及各方人士的来信，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他们均给予了不同方面的帮助，1949年以前如李金发、汪静之、林庚、潘垂统、凌叔华、谢冰莹，楚图南、郑德音、李大钊的家人等，1949年以后有顾绍康、黄萍荪、陶冶公、周冠五、钟叔河、冯元亮、龙榆生、徐淦、郑子瑜等，不一一列举。

此外，笔者处保存的历史信件有约十分之一为日文信件，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各界人士所写，少部分为中、朝人士所写，目前仅有一小部分得到了整理和发表。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历史源远流长，《春水》手稿再一次勾连起两国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来，值得称道。希望有更多的人由关注“周作人与冰心”、“周作人与滨一卫”、“周作人与松枝茂夫”、“周作人与安藤更生”，进而关注众多的以日文与周作人交流的人士，关注他们与周作人的往来书信，使得这些信件早日得到整理和发表，为促进学术研究、国际间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发挥作用。

最后，谨对发现《春水》手稿的九州大学中里见敬先生致以感谢，对给予本文支持和帮助的陶亢德先生之女陶洁女士、日本弘前学院大学顾伟良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李今女士致以感谢。

2017年11月19日于北京

- 
- i 引自：《关于〈爱的实现〉的翻译》，周作人著，《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
- ii 引自：同上。
- iii 引自：周作人 1931 年日记，原件现由周作人后人收藏。
- iv 引自：同上。
- v 引自：周作人 1939 年日记，原件现由周作人后人收藏。
- vi 引自：同上。
- vii 参见：《冰心手稿藏身日本九州大学——〈春水〉手稿、周作人、滨一卫及其他》，中里见敬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 年第 6 期。